



大地上的树（三章）

■ 廖淮光（重庆）

水渠旁的桃花

我喜欢这样的水渠，它顺着村庄蜿蜒，紧系田地和远方。我喜欢它恰到好处的缺口，可供牛羊饮水，任乡邻洗菜、浣衣……它宛如一支笛子，流淌着清亮亮的歌谣。

我紧紧摠住的缺口处，恰好生长着一树桃花。树下，一个女子拨动着流水浣洗衣裳。她轻轻晃动的身体，拉出优美的弧线，在无边的春风里，旋转出大地的漩涡。

那是青春的堤岸边，我在摇曳的枝头，无法抑制的粉红。那是羽翼轻拂过脸颊，那是细雨缠绕过脖颈，那是雷霆万钧敲打着萌动的种子——

我喊出“爱”的时候，漫山的桃花都在“喋血”。

像无法逃避的命运，我在这缺口里完美，在流水的岸边，上一刻“妖”，下一刻“娆”，在“妖”和“娆”之间，深陷在无法自拔的漩涡里，映照出透明的虚无和无法抵达的空洞。

人面、桃花、此门。桃花开在人间时，我准备了一列车的甜蜜；悄然凋谢时，我兑现了一句至死不渝的誓言。

然而，终究是落花付流水，所有的奔赴，没有一次能击中那颗拨弄浪潮的心。才明白，“红”是伤口的色彩，也是时间的勋章。

村口边的榕树

榕树在村庄轻轻挽一个结。我们总是在榕树下会合，再一同走向村外的小学、中学；也总是在榕树下分开，各自回到炊烟袅袅、青瓦错落的家中。

我们在慢慢长大，而榕树仿佛未曾改变，始终绿荫如盖，树干粗壮如塔。它托起鸟鸣，飘落树叶，枝丫间系着翻飞的红丝带，有我的，也一定有你的。

我们在树下玩过的踢毽子、跳房子……弟弟妹妹们接着玩；我们在树下写下对一个人的恨，也镌刻过对一个人的爱。

他们依然重复着。昨夜梦回，老榕树又添新伤疤——

记得，那个月光如水的夜晚，我在你手心里轻画的圆圈；记得，那个唢呐声震、你出嫁的日子，我在树下紧靠的斑驳……

多年后，那些回忆如同你踮起脚，发丝飘飞般旋转、旋转；榕树开始旋转，奶奶的呼唤开始旋转，妈妈的眺望开始旋转，整个村庄也跟着旋转。

以至于在我途经的每一个村庄，遇见的每一棵树，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停下来仰望。它们有的抽出新芽，有的飘落树叶，有的在绽放花朵，有的正挂满果实。

它们像一处又一处的标记，循着我在你手心画的圆

圈，在大地上旋转、生长。

洗象池的银杏

在峨眉山郁郁葱葱的丛林中，有很多在暴风雪中倾倒的树。它们有的倒在地上，开始慢慢腐烂；有的压在旁边小一点的树木身上，仿佛众人还在合力，想要修正某个方向；也有的朝着陡峭处一头栽去，不见了身影，只有根须突兀在空气中，像一只挣扎的手，想要抓住点什么。

而洗象池门口的那棵银杏，它朝着左边倒去，正好被门墙接住。它仍然保持着向上生长的力量，抽出一排新枝，慢慢就有了竖琴的模样。

一道最自然的拱门形成，被无数的人打卡、穿越、铭记……

一个盛夏的夜晚，我站在拱门下面，透过银杏的枝丫眺望。圆圆的月亮在云层间滚动，风在树叶间摩挲出喀嗒的马蹄声，天地间仿佛有一驾马车。

洗象池里升起薄雾，出水的白象扬起长长的鼻子，它就要衔着月亮了。

我感觉自己也在某种声音里缓缓浮动，它来自那架出入门楣的竖琴，来自我指尖的撩拨。

我一直觉得那是个梦境，是一个人躺下，在梦里抽出的新芽……

山水一程（外三章）

■ 白夜（四川）

沿着松影苔痕的野径走了半个下午的光阴，我渐听闻你清越的吟唱。日色豁然明朗，水雾在眼前映照虹光。一方飞琼溅玉的断崖下，你借着淙淙冲落的山势，历经着自然险峻多姿的造化，也畅叙自己独秀多年而无人知音的寂寞。

你来自更高的海拔，更澄净的一番天地。晶莹凝白的冬雪是哺育你的乳母，巍峨竦峙的青山是照养你的生父，一路间清澈的山雨滋润你的眉目，葱茏的菖蒲装点你的神情。

你将要昼夜不息地东去，汇入浑浊的滚滚红尘了么？如是，我将再难从茫茫的水域中辨认你的消息。

在水瀑边听候许久，灵魂仿佛也变得轻盈圆润。山色渐晚，暮鸟声寒。在我清空自己的这个下午，感谢你冷然洗濯的启示，更祝福你一生宽阔的远去。

白马

牧民手中的缰绳延伸出方向，草原和山坡之间短短的轨迹，丈量着你一生的事业。在温热的马鞍上，感受你粗重的呼吸。驯服使你谦卑地徐行，只偶尔埋下首去，衔起一小撮青草。你珍惜这草原上随处可见的养料，正如你知道：在漫长的重复中，消耗的，绝不仅限于耐心。

白马非马？你已许久不曾舒展过嘹亮的嘶鸣，萧飒的马尾也无法在疾驰中飞扬。你四蹄蕴含的雷霆，是否已在这夏日般沉闷的搬运中泯灭？

在高大的脊背上，感受你缄默的孤独。你湿亮的眼眸里，迟暮的火焰还在寂寂燃烧；你的血液仍然流动着辽阔的烈性。我与你一起经历这午后的草原，晴日空空，唯有一片游历此地的浮云，变幻作你前世的形象，并吹散你洁白而被风倏然颺起的哀伤。

夏夜雨

深夜的月光隐身了，细雨织着银亮的丝线，斜落进路灯昏黄的柔光里，聚成一座流沙的灯塔。

仲夏时节，夜色却如石凳一般湿凉。城市远郊的亭中，一切人为的声息都静谧了。缕缕微风从垂柳的桥畔拂来，绿烟便连同朦胧雨声，一道浣洗着池塘中翡翠的冷纱。几处虫鸣在草木间低低地闪亮，仿佛霎眼的观客，已自失于荷叶联袂而动的蔚然清

香。

雨势渐消。涟漪拨开池面的一点浮光，时间在茂盛的树影间呈现弯曲的静谧。几朵满荷亭亭地立在水央，粉黛的容颜上，挂着几抹将落未落的雨露。

“采莲歌有节，采莲夜未歇。”千年前，江南莲女的心事早已随风杳去，远处高楼的灯火也将近阑珊了。此间的花事正盛，只有夜雨垂怜般的造访，留下翌日消散的足迹。

去草原途中

八月，天色如海一般湛蓝深远，晴风烈烈，吹动远处草地上的五彩经幡。

在川西北高原平阔的国道上飞驰着，午后的阳光明烈如鞭，打在水臂上，却并不发烫，阵阵清凉似泉的风声袭来，仿佛正置身于明媚的暮春时节。

远离了尘世喧嚣，四野的心胸随之舒展，变得愈发开阔。车窗外山线的风景连绵，追逐着天边游弋的白云，散布在草甸上的牛群，正低头嚼食着多汁的青草。它们满身披戴着骊黑光泽，同此季尚未开败的野花一道，错落地点缀起一片青翠的原野。

出了兰磨线，过了朶里台，目光尽处仍是积雪融尽的巍峨山巅。一众苍郁的峰林沿着山脊排列齐整，我想起骏马颈间黯亮的鬃毛，也对即将抵达的草原生出无限自由的遐想。

我容忍这块草地，肆意地疯长，侵吞我立足未稳的小屋。还有那条小路，草茎蔓舞，顶起天空的一片蔚蓝。

轻风的虚幻，对于空泛，对于青涩，对于慢慢涌上心头的斑斓，远方只在方寸之间往返。

我放弃了踏青、采撷，从身后背影窥见了未来，让我内心惶恐，感觉到了时不我待的重要涵义。

花落无痕，树荫依稀，深秋季节让人神往，更使人沉湎在大自然的赐予当中。

学不会露珠翻滚、闪烁，学不会蚱蜢抖落风尘，来自四方的一道道霞光，飞针走线，缀住这一块动感地带，将一个个劫后余生的日子，明合于大地辽阔的轮廓。

盈盈一水，不单单有离岸之舟。

黄秋葵随草叶争脱一世的枯荣，一生的羁绊，带来无限生机，飞扬的爱情从来不缺少抚触，我失去泥土真挚的挽留，抓不住对方飘逝而去的根须。

抵达岁月之河

■ 牧之（贵州）

从黄昏的雨帘中窥探，风声，依然如故。

一只鸟鸣与尘世的喧嚣，在酝酿岁月之河的涛声。我们祖先的背影，在古驿道上演绎着梦的沧桑与斑驳，而我们，只有面对四壁的雨帘，听风雨敲打树梢的枯枝残叶。

一缕阳光，落在了游子的脚尖之上，草木在风中舞蹈。

一朵野花，开了在我们必经的小路上，泛起了季节的轮回。

我们深爱过的那首童谣，和一个虔诚的影子，在我们的窗前，和忧伤、徘徊一同诠释着落入梦乡的云愁雨怨。

而隐退的时光开始流连忘返，在岁月之河里，有风起云涌，次第闪现。

一场飞雪不约而至。

轻拂的残柳，飘入了红尘淹没的爱恨情仇。

世事的对与错，生与死，仿佛是在忽略，又仿佛在斤斤计较。

我们内心的湖泊，在动荡与平静中忘记了时光里的暮晚，在众鸟高飞之后，在马蹄声碎的羊肠小道上，等春风和映山红在山水之间涌进我们的心潮。

静听风雪夜归人的脚步声一步一步开启希望与憧憬。

而我们，在岁月之河的壮阔与诱惑里，随浪花跌宕起伏。

之后，紧握梦的涛声，拥一弯残月入梦。

朝阳，在炊烟袅袅中弥漫着岁月的密码。

有形的孤独，在岁月之河的深处，看我们在时间的去留里，如何与云淡风轻若即若离，如何与风起云涌不离不弃。

水天一色，鸟鸣摇醒了时光；有大漠孤烟的影子，在落日里荡气回肠。

岁月的涟漪中，有归乡的灵魂抵达。

落日，依然如故。

而我们的生命，在日渐空旷、无垠的空间里，演绎着或悲或喜或痛或苦……

之后，在岁月之河里，把幸福还给人间，让水的温润，饱含风雨日月。